

周汝昌 著

红楼梦新证

根据一九五三年第三版首次简体字出版



译林出版社

周汝昌 著

紅樓夢新證

根据一九五三年第三版首次简体字出版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梦新证 / 周汝昌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447-2350-3

I. ①红… II. ①周…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2281 号

书 名 红楼梦新证
作 者 周汝昌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霍春霞 王 卓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32
拉 页 1
字 数 400千字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2350-3
定 价 68.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关于《红楼梦》的几点理解

——周著《〈红楼梦〉新证》代序

王耳

《红楼梦》是曹雪芹依据自己的生活感受，通过高度的艺术手腕，所唱出的封建贵族阶级走向灭亡的挽歌。曹雪芹在一定的程度上对于他的时代，还保有某种感伤的气息——依恋和徘徊。因此，从他这部作品的世界观看，不可避免地流露着若干对垂死阶级的悲悯情致。但是，在方法论上，无容置疑地，作者身上所满蕴的现实主义得到了伟大的胜利。这部不朽的著作不止是描写了一个贵族之家走向败坏的三代生活，抑且卓越地描绘出封建贵族阶级的无耻和堕落，进而明显地暗示了封建时代的必然消亡。

正有如一切伟大的文学经典在旧中国所遭受到的命运一样，一般说来，《红楼梦》在过去蒙受到“红学家”们的曲解是惊人的。对于那些荒谬而空疏的理解，本文实无浪费纸笔为之介绍的必要。

我们知道，文学作品即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因此，《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府”就不可能是离开时代社会而游离存在。要想研究或了解这部文学经典名著和它的作者——曹雪芹，就必须从那个特定时代和那个特定社会关系的联系中去着眼了。

这当然不是很简单的工作，而周汝昌先生是辛勤地替这个有意义的工作奠定了基础。这篇小文，基本上是根据汝昌的《新证》为基础，归纳出一点看法，以供读者们参考。

第一个使我们思考的问题是：清朝攫得了统治宝座以后，第一

代顺治皇帝老爷是看破红尘上了五台山，第二代的康熙大部分时间花在“戡”那些不服统治的明代遗民英雄的“乱”，到雍、乾之际，正该是全盛黄金时期，该是所谓河清海宴、颂德歌功才是，怎么单单在此时却出现了一部《红楼梦》呢？

从历史看，乾隆朝不但是大清帝国盛衰的关键，它恐怕也还是整个封建社会由盛至衰的转捩点。这样说来，乾隆朝本就不是什么“全盛”，而实在是死亡前的回光返照，这一返照之后，再无更苏之望，剩下的只是些微的淹留残喘而已，历史事实昭示给我们，这个巨大的总崩溃，是一个不可挽还的命运；其征兆气机，就被伟大的时代文学巨人所感孕了，“贾府”的整个败落，也就象征着这一巨大的总崩溃，《红楼梦》之所以单单出于此时，绝不是偶然的事，曹雪芹笔下所热爱的主人公是这个势将崩溃的社会的逆子，他所悼惜的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者，他所基本否定的是那个时代的虚伪的道德。

其实清朝兴亡的关键，若更深入地推究起来，其真正转捩点却还不在乾隆朝本身，而是在于它的上一代雍正，这当然是牵扯着多方面的复杂的内因与外缘的，我想只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具体来说明它是如何地影响了清朝的政治，同时也就如何直接严重地影响了曹雪芹，这就是清史上有名的雍正夺嫡事件。

康熙为了立嗣，很伤了脑筋，他的“太子”，立而废，废而立者再，始终不决，这就给了他其余的“皇子”们野心觊觎的机会，明争暗斗，极为热烈。四子胤禛，人最能干，专在他皇帝老子面前讨好，而暗植实力，想夺取这个宝座。其他的胤禔、胤禩、胤禵等人为一党，乃成了胤禛的眼中钉。结果，胤禛因为阴狠毒辣，实力又厚，终于用强硬手段达到目的，嗣位后即是雍正。这一来，不但他的争嫡中的正身死敌们遭了大殃，瓜蔓株连，残杀禁锢，也极尽苛刻惨忍之能事。他在施政上，多反他父亲康熙之所为，性既刻毒猜忌，群臣齟齬，以致康熙后半期才缔造成功的“升平”气象一变而成混乱、

恐怖、朝野惴惴的时代。总而言之，雍正的“登极”等于是黑暗中的黑暗的来临，在位十二年的时期，即是清朝统治中尤其黑暗的时期。直到十三年秋天乾隆即位，才又略反他父亲所为，企图用些宽赦怀柔来收拾人心，所以才又有了六十年的回光返照。

这些情形，无庸赘言。至于这些事又是如何直接地影响了曹雪芹呢？我想应该分两方面来看。

第一，这件政治大变动直接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全家和至亲一党的命运。据汝昌考证，曹寅、李煦（即书中史侯家）因和康熙有特殊的关系，极得亲信，两家在江南一带，分别并轮流掌握着财赋要务有数十年之久。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儿子曹颀继职，不久儿子又死，家门落得很惨，过继侄子曹頔又继职，全是康熙特为破格维护，这些人早不对雍正的眼，他一做皇帝，曹、李二家均失势，后来在曹頔处查出过胤禊铸而未明欲作何用的一对大铜狮子，于是不久丢职查问，李煦也因曾送给胤禩婢女事发而下狱。余如作织造的胡凤翥且全家吞金自尽，两家在雍正时代之情形不问可知。这件大事在曹雪芹小说里就也不无影响可寻：第十三回秦氏既死，贾珍选棺木皆不中意，薛蟠告诉他：

我们木店里有一副叫作什么樁木，出在潢海铁网山上，作了棺材，万年不坏，这还是当年先父带来，原系义忠亲王老千岁要的，因他坏了事，就不曾拿去，现今还封在店里，也没人出价敢买……

抬来看时：“帮底皆厚八寸，纹若枳槲，味若檀麝，以手扣之，叮当如金玉，大家都奇异称赏（按此木即“水桂”，清初笔记家有记载）。”独独贾政劝阻，说：“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在此句话旁，脂砚斋有批语，说：

政老有深意存焉。

“义忠亲王老千岁”，即正是乾隆一代人称呼胤禊一辈人的尊号，“坏了事”明指遭祸，无人敢买，不宜享用，深意存焉，所有字里行

间，无不流露了这层讳莫如深的隐情，汝昌曾说这流露或是有意的。

雍正十三年九月，乾隆即了位，赦释“政治犯”，酌量复爵的复爵，加恩的加恩，这班人才死里逃生，曹、李二家也恢复了小康局面，所以在当年大典之下，就有诰封曹宜的诰命（此命今尚存），《红楼梦》所写，即是恢复小康后的局面，与曹寅盛日相去甚远，许多人还弄不清这一点，嫌曹雪芹若于雍正二年才出生，就“赶不上繁华了”，因而硬要把他提前出生于康熙末年；有人甚至因此走回头路，连《红楼梦》是曹雪芹所作也重新怀疑起来。单说曹雪芹出生在这个时代，他是聪慧早熟的人，一切家事国事，耳目之间，一定种下了深刻的印象，影响他对社会、对政治、对人生的看法，在他性格思想上起了一定的变化。

第二，那些“亲王老千岁”，有的幸而未死，十几年的苦难里爬出来，雄心都尽，意志消沉，改变了早年的人生观，转而走向一个不问世事、寻求解脱的道路去，就是向禅宗的“安心”幡幢下寻皈依，一时一些“金枝玉叶”，都变成了麈尾蒲团的追随者，因为禅宗在佛教里是迥异于世俗烧香捻珠的一支独特门径，极易于与贵族封建士大夫阶级的高人雅士结合起来。此风一起，从者靡然，一大批宗室王公，深鉴前车，早怀戒惧，不论有意无意地，很自然地纷纷走向此路去，例如后辈的永瑤（即皇六子，汝昌很疑心就是书内北静王水溶。俗本作世荣，非是，或因太明显故后避改）、永忠、永璩、永璘等，无不在此集团之下，致造成当时上层阶级的一股强有力的潮流，深切地影响着当时和后来的许多人的思想和文学。这却正是当时统治阶级内在的一个矛盾，社会黑暗的一种反映。

曹雪芹虽不是宗室，却是道地旗人，就逃不出这个时代影响，因此就浓厚地浸染着这种思想，他书里的许多“禅机”，脂砚斋批语里的许多“偈子”式的韵语（尤其多存于戚本的回前总评），以至整个小说主人公的结局是“当和尚”（此和尚不是一般的“贼秃”，乃

是禅门大师式的高僧，曹雪芹是最反对迷信的)，都须从这一事实上去认识。曹雪芹本人没真出家，但他生前常和衲僧来往，他的朋友敦诚、敦敏，及其一党的许多人，老表兄弟中如甘道渊，无一不是和他一样的思想，一样的行径，欲研究当时的社会，这是不可忽视的一面，而欲了解《红楼梦》，这尤其是不可忘记的一点。

严格地讲，百十回的《红楼梦》，前八十回的盛只是为反跌后三十回的衰，所以后三十回，实在比前八十回为重要，而偏偏这更重要的三十回却一起迷失了。虽然有人费九牛二虎，想从脂批里爬搜些佚文遗事，可惜脂批本不是以称引佚文为本意的文字，点点滴滴，加以揣想，正误参半，遽认为是，已不尽然，大段重要处，直恐相去千里。这样，便造成我们今日要企图全面地批判曹雪芹的困难。然而我们可以确知的，贾宝玉虽然“悬崖撒手”，这部小说却绝非是什么“悟性”、“证道”的邪魔书，因为这部书的结局是“情榜”，它还是“人”的事，警幻虽号曰“仙”姑，她也还是人情味的代言者，宝玉冠于榜首，得评语曰：“情不情”，这据脂砚斋一条批语说：

按警幻情讲：宝玉系“情不情”，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

可见曹雪芹是把一切无情的都以有情待之，这决不是出世的思想，因为出世法是要“觉有情”，就是要把一切有情的转为无情。所以，说曹雪芹是出世的实只是片面，甚至肤浅的看法。其次，《红楼梦》里一上来作者即倾心吐胆地向读者说：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在第一句旁脂批道：

书之本旨。

“无材”与其说是自谦的话，我看无宁说是有愤之言，这已泄尽消息；更重要的是“补苍天”，我们不该故为苛论：为什么不把旧苍

天拆掉，另铺一个新天，而非要去补它？我们就事论事，在过去有多少人何尝看见“天”，更不用说看见天的缺陷了！“补”当然就更谈不到。曹雪芹明明说出，他的志趣不是顶门扇，而是补苍天！这是何等的见识与抱负！这样的人，难道我们还能单从“出世”的观点去认识他么？

正唯如是，我们就多少可以找着贾宝玉个人悲剧的社会冲突何在在了。

曹雪芹是有志补天的人，而受了时代的限制，只能去写小说，这在曹雪芹就是一个不可解的矛盾冲突，而我们尤其应该认清，他写小说时是怎样一个政治环境，人民有多大言论自由？雍、乾诸朝的文字狱，人人尽知，而乾隆如何阴险地大规模摧残文化、抑制言论思想，也表现在修《四库全书》一事上，我们今天如不能想象那个时代，就可以去看看京戏：两个人在室内谈话，谈到某处，一个就必说句“禁声”，然后二人同到门外张望四至，证实墙上并无耳朵，才敢回来接谈下去，看《红楼梦》就很使我们有这样或类似的感觉，试举几条例子看：

此书不敢干涉朝廷。（甲戌本凡例）

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阅者切记之。（同上）

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第一回）（脂批于“不干涉时世”云：“要紧句”）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同上）（脂批于“伤时骂世”处云：“要紧句”。）

总是称功颂德。（脂批贾政“现已升了员外郎”。）

二名二字皆颂德而来。（脂批贾赦恩侯，贾政存周。）

所谓此书不敢干涉廊庙者即此等处也。（脂批贾雨村“徇情枉法”乱判葫芦案。）

略一解颐，略一叹世，盖非有意讥刺仕途，实亦出人之闲文耳。
(脂批同上处)

为什么这样反复剖白洗刷呢？这也足够帮助我们想象出作者是处在怎样的一个世界了。

因此，曹雪芹对黑暗政治的反抗，不得不采取旁敲侧击的方法。总之，曹雪芹不同于客观地专写别人如《官场现形记》的人，他的不可及处，乃在于忠实现实——现实主义的胜利。因而他能、而且肯一方面从他自己的家庭中取材，另一方面却又在一定程度内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去看问题，兹举几个例子为证：

一、写贾政“竭力内中协助”贾雨村，“题奏之日，轻轻谋了一个复职候缺，不上两个月，金陵应天府缺出，便谋补了此缺……”（脂批在此两次说道：“春秋字法”。）

二、写王狗儿向刘姥姥冷笑说：“有法儿还等到这会子呢！我又没有收税的亲戚，作官的朋友！”（脂批“戚”字下说“骂死”，“友”下也说“骂死”。）

三、写门子教导雨村，若触犯了贾、史、薛、王这样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脂批说：“可怜，可叹！可恨，可气！变作一把眼泪也！”）

四、写铁槛寺老尼向凤姐使贿，谋硬退张金哥婚约，另嫁“府太爷的小舅子”以致金哥自缢，未婚夫守备子投河殉情，凤姐坐享三千两。（脂批曾说：“小人之心如此；良民遭害如此！”“凤姐……与雨村是对乱世之奸雄。”）

五、写凤姐因尤二姐一事，如何先调教张华假告状，遣旺儿假对词，说出贾蓉，又向察院使贿，如何只用虚张声势吓唬，又调唆张华坚要原妻，但又使察院将张华以无赖讹诈之罪名，乱棍打出来，一面又调唆再告，一面又授意与察院如何批示，一面却又给张华些银子，撵他远走，此案遂以“张华枉告不实惧罪逃走”而结，最后

则又叫旺儿追上张华，务必治死。看看权门与官吏勾结的玩弄法律、欺压贫民是有多么花样吧！

六、写贾赦因看见一个穷酸的几把考究折扇，欲得不可，后来贾雨村为了逢迎，竟诬穷酸拖欠官银，把扇子抄没送来孝敬，穷酸因此而致死，贾赦却斥他儿子贾琏说：“人家贾雨村怎么有本事把扇子弄来！”贾琏回的好：“为了几把扇子，把人家害死，这样伤天害理的事，也算不得什么本领！”又借平儿口骂雨村“饿不死的混账野杂种！”

这几条例子已经很明确地说明了曹雪芹怎样在创作方法上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上看事情和讲话了。

曹雪芹看不惯这个人吃人的世界，尤其是对于一切封建、宗法、礼教的内涵，至于仕宦以及“干禄”式的“读书”，他都是一体表示怀疑的。他对嫡庶、主奴、男女、良贱的封建区分也都不能了解和欣赏，因此，在他心目中往往把更多的同情给予被压迫的一方面。他写他自己的阶级，大段是暴露丑恶，很少揄扬，而写下层社会，则每每在于表扬其可爱的品质，最容易使人记忆的当然是刘姥姥和倪二。另一面看，书内女子一律入了“薄命司”，这自然不是什么“节孝聚于一门”的巧事，而是说明了这个阶级的不可脱逃的命运。最可注意的是：唯一例外得救的是巧姐，却是因为依靠了刘姥姥这个“卑贱”的人，而获得了出路（据脂批，刘姥姥为此还有“三进”荣府的文字），曹雪芹把若干希望都寄托给刘姥姥了。雨村、凤姐代表着统治阶级，后来却是雨村利用了而又充发了的门子（即葫芦庙小沙弥）来归结全书，凤姐压迫过的“小人物”如上举张华、守备家、宁府治丧时打罚了的下人、寄托在贾琏心中的尤二姐的冤魂等，这一干受迫害者，将来也都要来向凤姐清算（《红楼梦》中极细事、极闲文，亦非虚设，后文皆有着落，如汝昌在第八章第四节所考）。

正唯如上所述，曹雪芹难为当世人所了解，受尽人们的讥嘲眦睚，

是必然的，这就说明贾宝玉为什么被人目为“痴痴傻傻”“胡言乱语”了，他自己说自己：“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这真是慨乎言之！

总之，曹雪芹内心的斗争是一方面因受时代限制，不认识可以另辟新天的道路，还要“补”那个旧的“天”，可是一方面那个天底下的封建关系亦已在其心内行将瓦解，这就是贾宝玉的悲剧，也就是当时社会冲突的反映。贾宝玉未毁灭，自以为得了解脱为出路——但在我们看来，解脱的出路本身便是悲剧，何况这只是曹雪芹的幻想罢了，在现实中，没有这个解脱，曹雪芹没有出路，一部小说是他的“出路”，他还是贫病而死于人间世的。

也有人把曹雪芹拟于莎士比亚，这固然也不能全部恰当，然若就上一点说，又是不无些许道理的。

一九五三年六月廿九日

匆草于海上摩天楼

此文曾呈请杏兄阅，杏兄主要认为《红楼梦》所抒写的只是暴露了贵族阶级的内部矛盾，作为阶级斗争的意味，是不必强加附会的。因此，他不能同意我的论点。他认为无论如何曹雪芹并无意请刘姥姥来做大观园的主人。杏兄的态度是诚恳而严正的。但，我的理解一时还拧不过来。好在这篇小文章，充其量只能是提供给读者们作为一种参考而已。关于《红楼梦》的总的认识和评价，恐怕还有待于专家们作更细致的商榷和研究。

七月上旬 王耳附记

写在卷首

这是一本关于小说《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

材料不过是我们研究一个问题时需要取资的东西，考证也只是整个研究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二者本身都不是最终目的。在为了进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提供一些较为便利的条件上、在为了给那一工作打下一个比较结实的基础上，材料和考证才有它们的功用和价值。因此，在阅读有关《红楼梦》和曹雪芹的材料考证时，我们不能忘掉我们的出发点，即为了上文所谓进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为了这部小说和这位作家的批判与评价工作。

要体会《红楼梦》之所以为伟大与博深，单看人们对它的认识演变的整个过程，也就不难得到一个很好的说明。在清代，《红楼梦》不止一次遭禁遭毁，列为“淫”书。有人甚至有过这样异想天开的念头：把《红楼梦》传播到国外去，拿它的“毒素”去回报洋鬼子所给予我们的鸦片^①毒害——现在看来，真不愧是“奇书”必有“奇用”！然而这正代表当时一般人对它的认识。

从那以后，到今天，我们向前迈进了几大步，各方面提高了真不知几十百丈。不过，我个人在目前就还深刻地感到一个事实：一部分人一谈到这部小说甚至一听见“红楼梦”三个字，就嗤之以鼻，讽之以辞——好像这三个字本身居然就可能具有甚么要不得的品质

^① 清毛庆臻《一亭杂记》：“莫若聚此淫书，移送海外，以答其鸦片泥毒之意，庶合古人屏诸远方，似亦《阴符》长策也。”

似的！我们可以说，这些“批评”者不但对这部小说的认识还停留在极端肤浅的阶段上（实质上并未能比“回报鸦片”的认识高出多少），而且似乎连对待祖国文学遗产的最起码的正确态度也还未建立起来。这里我们不由地联想到，在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七篇著作之前，不是也恰恰有人认为：写出那些包含着许多宗教思想与消极主义的作品、出身地主阶级、身为伯爵贵族的托尔斯泰，只不过是“上层阶级的思想意识论者，描写缙绅生活的荷马”吗？

幸而不是人人都那样看的，《红楼梦》的名字实际上是常常与《水浒传》并举，曹雪芹也久经肯定为我国许多古典文学伟大作家中的一个了。问题在，尽管如此，现时对《红楼梦》的一般赞许还都局限在曹雪芹的文学技巧上，例如说他的人物典型创造如何如何，说他的叙述描写手法如何如何，如是而已。但这只能是曹雪芹所以为杰出的一小部分，绝不是《红楼梦》所以为伟大的全体。举一个至为浅显的点作例来说：李汝珍在《镜花缘》里以一种玩笑的态度提出一点点社会问题，就可以邀奖获赞。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那样严肃而沉痛地提出许许多多社会问题——宗法问题、奴隶问题、专制问题、官僚问题、司法问题、官僚地主问题、农民问题、宗教问题、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妻妾问题……一言以蔽之，封建社会制度下的种种问题（换言之：曹雪芹的镜子忠实而详细地反映了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本质改变前夕的封建社会），然而却从未受到过应得的重视，也少有人充分提出来作为专题讨论。那么，我们便不无理由说：无论清代的认识也罢、以后的认识也罢，以至今天我们的认识也罢，虽然它们之间有着基本的不同，有着显赫的进步，但一个共同点却仍然存在着，就是：一般人把这部小说的伟大都十分地缩小了——把它狭隘化了，片面化了，浅薄化了，甚至是，庸俗化了，恶劣化了！

列宁说：

托尔斯泰能以在他的作品中提出那么多的重大问题来，能以在

艺术力量上造诣到那样的高度，这就足使他的作品在世界小说文学的最前列中占一席地位。在托尔斯泰的天才的烛照下，一个呻吟于封建地主的桎梏之下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情况，就以全人类在艺术发展上迈进一步的姿态而呈现于我们目前了。

农业俄国的一切旧的基础的迅速崩溃，使他的观察力更加锐利了，使他对周围事物的关心更加深切了，同时也使他在整个世界观上起了一个变化。以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而论，托尔斯泰属于俄国高等地主贵族阶级，可是他却放弃了他对这种生活环境的习惯看法。^①

固然，我们不能在此地简单机械地把曹雪芹与托尔斯泰生拉硬扯，但，列宁的科学的唯物论法则在文学批评上的正确应用，却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需要的是这样对待曹雪芹和他的作品的批评家。如果目前真是还无人很好地从事于此的话，至少也需要有人努力了。

为了做好这件不算很小的工作，条件须要具备得很够。个人对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知识既极贫乏，文学理论水平又十分低下，实在没有插嘴的资格。所以，只有在曹雪芹个人家世方面，提供一些材料，附带作一点考订的工作，整理一些初步的看法，贡献给读者和专家们，希望他们在这些材料上，结合起当时社会历史情况，来做好那一“进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说到这里，我觉得这才约略地表出了我写这本书的一点原始动机与有志未逮的愿望。

这些篇幅大都还是我在一九四八年做学生时课余所草。那时见解十分谬陋，文字异常生疏，写时因时间及其他条件限制也十分荒率。相对（只是相对！）于这一点说，作者个人今天的见解与能力都已提高了。对于这部东西，自然不会满意。付印前，因为匆匆入蜀，

^① 见列宁：《托尔斯泰与其时代》（*Tolstoy and his Time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偌多篇幅，来不及很好的细改一过，纵使有些修订，也只限于极其细碎的枝节。而且，就在排版的相当长的过程中，作者的见解也还是正在不断地相对提高，往往有些地方刚刚校定不久，再回想起来，已然又觉十分不妥，然而也就再无法追改。凡此，都不是我自为辩饰，希望读者原谅，实在是对读者的责任感不容我不把自己的缺点检查一下。我但愿将来能有机会全部重写。

没有王耳先生的无私的重视与爱护，这本书是不容易和读者见面的。在校对中，他替我作了几处文字上的变动，而且，他又为它花费不少时间，写了一篇长序。我除了感谢许多促本书于成的帮助者而外，首先要在此感谢王先生。

最后，有如托尔斯泰——又是托尔斯泰——所指出：“千千万万的工人——木匠们、瓦匠们、画家们……排字工人们——终其身至辛至苦的劳动，都是为了要满足艺术上的需要。”排这部东西的工人同志们，等于一字挨一句、一点挨一线地把我这拙陋的稿本重新用铅块再“写”一遍，所费的精力，实不下于我用笔草创，我也应该特别感谢他们。

目 录

关于《红楼梦》的几点理解（王耳）	1
写在卷首	10

第一章 引论 1

第一节 旧社会里的种种歪曲	1
第二节 重新认识《红楼梦》	5
第三节 科学考证的必要	18
第四节 珍秘材料一斑	22
1. 曹氏上世诰命三轴	2. 棟亭图四轴
3. 懋斋诗钞	4. 永宪录

第二章 人物考 30

第一节 点将录	30
第二节 迷失了的曹宣	44
第三节 一层微妙的过继关系	52
第四节 几门亲戚	61
1. 云贵总督甘文焄	〔附〕甘氏世系表
2. 刑部尚书傅鼐	3. 平郡王福彭
4. 广东巡抚李士桢	〔附〕李氏世系表
5. 忠勇公傅恒	〔附〕爱新觉罗氏、傅氏、曹氏三家世系关系表